



扫码关注“新民锦读”
微信号，可参与健康
食品馈赠活动。

Feature

新视界

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 第 52 期 | 2014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六 责编:范 洁 视觉:戴佳嘉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荒野丹青

本报记者 姜燕

湮没荒草的壁画

山西自古宗教兴盛，一村一庙，甚至一村多庙，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古迹数不胜数。塑造神像和绘制壁画，是信徒表达虔诚的方式。正是这一代代袅袅不绝的香火，为现世留下了无数瑰宝。

4 年前，古建爱好者山东人唐大华——网名“爱塔传奇”来山西访古，意外发现山西乡村残存大量古代庙宇，年代久远，无人修葺，濒临倒塌的边缘。随着研究的深入，庙宇山墙上破损的壁画引起他的关注。

“根据山西文物局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山西古建约 2.8 万处，我跑了 500 多处，约 5% 的建筑里有壁画。这些壁画笔触细腻、画面精美，大多绘于明清时代，有些年代更早。”唐大华说。

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屋顶破洞，或山墙塌角，娇弱的壁画早已满面蒙尘，一条条灰色的泥水痕迹划过壁画的脸孔，受潮鼓包的墙皮顶起各路神佛的肌肤，半指宽的墙体裂缝粗暴地将人物毁容。

而庙宇，又在一座接一座地倒下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昨日所见精美绝伦的画作，在一个雨季之后可能就化身一堆烂泥。仅唐大华目睹的毁灭就有四处，分别是晋中市太谷惠安宣梵寺东配殿、长治市沁县郭村清和观前殿、晋城市陵川县九光关帝庙正殿、长治市长子县张村关帝庙正殿。

记者与唐大华寻访的绘有壁画的乡村古建中——

2013 年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太谷县新村明代妙觉寺，殿顶破一大洞，上覆塑料布，西山墙破洞，壁画大部分被泥水覆盖；

平遥县西良鹤村龙天庙，明清两代的建筑，三座殿内外和殿堂对面戏台两侧均有精美壁画，但有的被顽童抠鼻挖眼，有的断裂起皮；

建于明清时期的祁县润法村真武庙，已被废弃，庙内杂草丛生，地上到处散落着掉下的建筑构件，殿堂庙舍岌岌可危，大殿内满是壁画……

画中人物呼之欲出

那天傍晚，记者和唐大华来到介休市龙头村南庙。荒野之中，这座仅存一间大殿的庙宇显得格外孤寂。刺耳的门轴摩擦声中，沉重的木门渐渐打开，明亮的光线移入殿堂，满墙壁画瞬间由暗到明，猝然来袭，气势

仰视，满墙的壁画冲击着视觉神经；近观，细腻的笔法描绘出生动神情，女神安详的面容中传递出威严，男神瞪视的双目中偏带着戏谑。

流连忘返，细细品味，仿佛置身神圣的艺术殿堂；然而，移步出殿，却是在荒草满地、荒野无人的破庙之中，其情境心境真如《聊斋志异》故事。

在文物大省山西，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似乎已经被遗忘。

民间古建、壁画爱好者们拿着相机，一处处发现、拍摄、上网，希望世人认识这个艺术宝库，保护先人留下的文化。本月中，记者追随他们的脚步，一探荒野遗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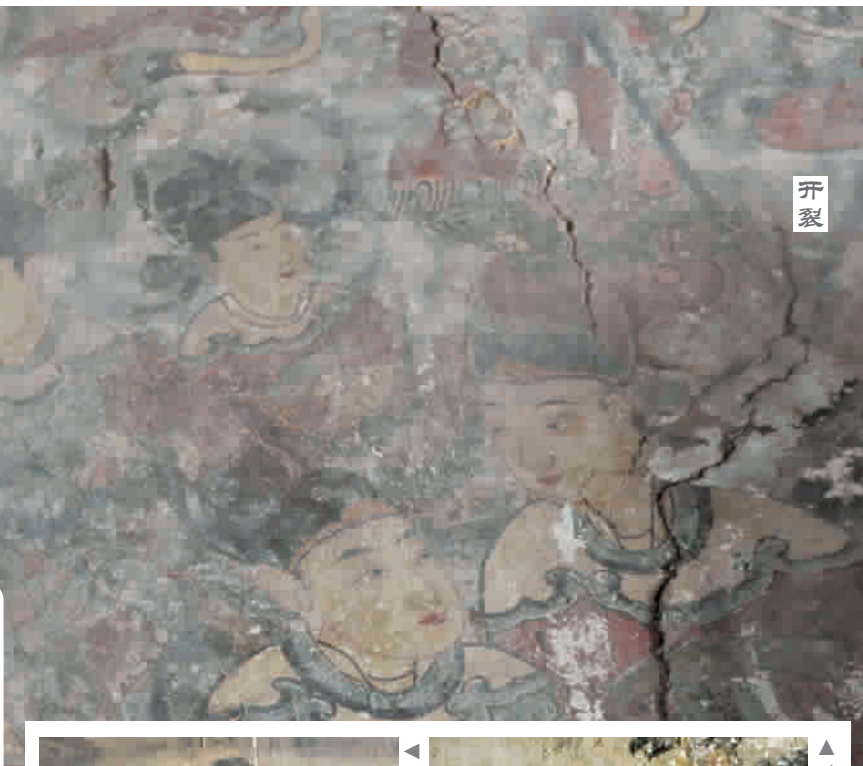


■ 晋城市沁水县石室村西庙内，一堵有壁画的山墙几近倒塌 唐大华 摄

如虎啸龙吟。

高约 5 米，宽约 8 米的墙面上，祥云翻卷，衣带飘飘。画中人物约 30 余名，骏马 10 余匹，均形神各异。人物脸部线条圆润柔和，画师巧妙地以色彩的深浅营造出肌肉的柔韧和曲线。

西山山墙上，置身华盖之下的女主尊戴着精美头冠，安然而坐，不怒自威。身边女官侍立，微微欠身，神情谨慎。主尊左下方，一名男官手持版牍，正在诵念。随行乐官数名，手持奇特的乐器投入地吹奏。马匹装饰华



开裂



破洞



鼓包

平遥县西良鹤村龙天庙戏台壁画

介休市龙头村南庙壁画

姜燕 摄

丽，形体俊逸。

东面山墙上则有华盖三顶，下方分别是中年男女神尊各一，青年男神一人，中年主尊雍容大方，青年男子清新华贵。画中人物三三两两，自然成题，两名年龄幼小的女官身着柔软袍服，妆容淡雅，举止大方，身形相对，像在低语，又似交流示意。

流连忘返之际，禁不住想起刚刚拜访过的山西古建泰斗柴泽俊对山西五台山岩山寺壁画的评语：“这些画一幅幅取下来，哪一幅比不上《清明上河图》？”

遗憾的是，壁画极少题记，这两幅巨制也不例外，只能依靠服饰、画法和建筑的年代大致判断。唐大华说，大殿估计是明代风格建筑，从壁画人物戴的帽子看，也可能是明代的。上海博物馆保管处主任陈菁仔细查看记者拍摄的壁画照片，并查对山西各朝代壁画的画册，判断它有可能是元代或明代早期的作品。如果没有科技手段介入，仅从画法上很难断代。

不难看出，这座殿堂内原来的壁画远不止这些。中间的隔断墙上还有 4 面壁画，因殿堂屋顶曾漏雨，其中 3 面墙的画作已然消失，仅向东的一面墙上还有半壁丹青，但也已在墙体受潮鼓包的威胁之下。即便是两侧山墙的壁画，也难免龟裂、起皮、掉色，下部还有抹黑的痕迹。

濒危文物随处可见

山西乡间的壁画，总是在不经意间，动人心弦。

这次山西访古，唐大华途经晋城市沁水县石室村途中，偶见路边一庙，便停车去看。这是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般的小庙，当他走进正殿时，却惊呆了。后檐墙和东西山墙上满是精彩的壁画，色彩鲜艳、画工精湛，单个人物高度 1.5 米左右，神态端庄，衣纹飘逸，两山

墙绘二十四天尊，后檐墙绘十六罗汉。

更为珍贵的是，房屋和壁画都留下了题记，根据正殿脊檩下的墨书题记，正殿建于清顺治三年（1646 年）；根据西壁上留下的“金粧记”题记，西壁壁画绘制于清顺治十年（1653 年）；东壁上留下的“金粧修葺”题记大部分字已脱落，年号部分幸存，为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乡村建庙不易，房子建好后七年才绘制了壁画，百年后修缮，重绘了东壁的壁画。

“这座庙的建筑和壁画年代都明确，是十分难得的时代标本。”唐大华说。

可笑可叹的是，在唐大华拍摄的图片上，绘有精彩壁画的墙体和屋顶，由于随时可能倒塌，只能用一根根木棍撑着。唐大华在现场仔细查看，正殿屋顶多处大面积露天，结构松散摇摇欲坠，西山墙严重内倾，只能靠十几根棍子支撑，东山墙裂了大缝，整座建筑随时可能毁掉。

他在微博上发布石室村西庙的情况后，沁水县旅游文物局很快回应，表示 2013 年 8 月完成沁水县石室西庙文物建筑和彩绘壁画抢险工程维修设计方案，2014 年 4 月通过专家评审制定实施方案，列为重要建设项目，现正在落实施工队伍，近期开工。

但唐大华并不乐观，数年来考察、监督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话并不可信。“这种说辞我经常碰到，关键要看经费和实际效果，很多项目因为经费问题长期开不了工，这地方目前一点经费也没有”。

他提到，去年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晋城市高平县古建大量失修的情况，节目中提到 9 处，晋城和高平随即宣布出资 3000 万元抢救。“这次我全部回访了一遍，只修了 1.5 处，这 1.5 处还是‘南部工程’国家出资的项目，所以我对地方政府的承诺能否落实一点也不乐观。只看结果，不听承诺。”

（下转 A7 版）